

外国文学大系

男人间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大系/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北京 :学苑音像出版社 ,
2004. 5

ISBN 7 - 88050 - 383 - 8

I. 辉... II. 北... III. 文学—外国—故事 IV. I001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87995 号

外 国 文 学 大 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出 版 :学苑音像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 850mmx1168mm 1/16

印 张 4100

字 数 56 0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数 1 - 5 000

书 号 ISBN 7 - 88050 - 383 - 8

定 价 10080.00 元(全 1008 册)

男人间

那张面对门口的椅子，套子是咖啡色的锦缎。茱莉·杰佛瑞身上是丝质棕色紧身裤，白色绉褶衬衫。她要是坐在那张高贵的大椅子上，人会显得秀色可餐。但她一坐下去，却又马上站起来（脸上是副可悲的笑容，自己却完全不自觉）。她换到角落里一张黄色的沙发上，样子比较不那么夸张。她坐了几分钟，旋即想起，她发出的邀请函明明是写：“来看崭新的我！”（开玩笑的，但是有那么点狡猾的味道，自己也觉得不是那么好。）

崭新的是什么呢？是她的新发型，轻了一大截的体重，细腻的肤色使她看来焕然一新（她喜欢这个词儿）。这一切，无疑是要坐在咖啡色大椅上才能相得益彰，于是，她又换了回去。

第二次换到黄色沙发去，倒是由于厚道，是真心为他人设想。邀请佩姬·贝里前来，是得吞下自尊，对她来说，确要相当的勇气，但她这身镶边衬衫，这一切气派，佩姬肯定难以抗衡。当然，佩姬也有她的优势，她舒舒服服地嫁给了贝里教授（她——茱莉，曾是教授的情妇，长达四年之久）。但无论如何，茱莉用不着向她炫耀自己焕然一新难以置信的魅力，即使是她已向佩姬宣布了“崭新的我”。

但话又说回来，她，茱莉，要用来重新面对世界的不就是魅力这个法宝，为什么不可以用来向贝里教授的太太炫耀？贝里教授不娶她，而娶了佩姬。要是（她小声对自己说，恶狠狠，酸溜溜的）她也像佩姬那样向他耍点诡计，施点压力，她肯定早已成了贝里太太……她真该坐回咖啡色大椅去。

要是她施计骗了汤姆的话，那她就会像佩姬一样，活该受罪了。汤姆·贝里一开始就会坚持要拥有自己的另一间单身公寓，不准她踏足，就如同他不准佩姬踏足他那间公寓那样。她——茱莉——绝不会答应这种婚姻条件。关于这一点，也该给自己加上一分。事实上，她坚持汤姆——天生的多情公子——不能用情不专，也正是促成他移情佩姬的原因。因此，总的来说，她并不是那么样的羡慕佩姬。她将近 40 岁才完成了嫁给著名而英俊的教授的心愿，代价却是一早就知道他另有女人。此外，还得依赖世界上最古老的骗术才达到结婚的目的……

想到这儿，茱莉第三次起身离开棕色大椅，而黄色沙发又嫌太惹目，于是索兴坐到地上去，心中充满了自我嫌弃之感。她虽然对佩姬仍然无法释然，但却看到了自己品格上的堕落。事实上，过去六个月半退休的生活，除了减轻一截体重，恢复昔日的娇美之外，主要的工作是认清自己。

她看到的是：自己 39 岁了，但却是前所未有的娇艳。那个离开爱荷华家乡前往纽约寻求自由的男孩型女孩，确实是十分可爱。但天生丽质的年轻女孩又有哪个不可爱。现在的她则是二十年来自己努力的成果，以及其他人的成果……她个子小巧，身材丰满，皮肤白皙，棕色大眼，头发乌黑，是个美人胎。但她的同情心、温柔、吸引力，则是十数个男人的爱的产品。不羡慕，她一点也不羡慕当年 18 岁的自己。她羡慕的是年轻女孩子真实的自主能力，她们的宏博、见识和勇气，她羡慕她们甚至一天比一天厉害。六个月前，她的最近一个爱人，她希望也是最后一个，杰克·博勒斯抛弃了她，抛得她四分五裂。这叫她想起，20 年前，不，只是 10 年前，抛弃别人的人都是她，开口的人也都是她，就如同杰克那样，有点不好意思，有点愧疚，但并非说不出口地说道：“很抱歉，请原谅，我走了。”但问题是，她向来都没考虑后果，也从未向男人要过钱，除非那钱是她赚的，而她也一直保持自己的本色。（和杰克一起的日子，为了讨好他，她说了些违心的话。他是那样的人，不喜欢女人和他意见相左）。尤其是，对于别人会怎么说，她向来是想也不想。但在他们这一段欢情（“名导演和画家茱莉·杰福瑞斯筑爱巢”）

被报纸披露，渲染了几个月之后，杰克把她给甩了。她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我要叫人笑掉大牙了，因为她到处跟人说，而且理由十足的，说是他会娶她。之后的反应是：他和我在一起还不到一年，向来可没人这么快就对我感到厌烦的呀。之后想到的是：令他甩开我的那个女人，连我一根小指头都不如，她连菜都不会烧呢。最后还是回到最初的问题：人家要笑掉大牙了。

她瞧不起自己，尤其是自己竟然放不开杰克。她不断地打电话、写信迫他，责骂他，还提醒他的结婚承诺。她诉说她为他所付出的。事实上，她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她一向最瞧不起女人的地方。而最严重的是她没有搬离杰克租的这间公寓，他刚付了五年的租金。

说穿了，他是用这间公寓的租约卖清了她。

她仍呆在这儿，而没有带着衣物（这总该是她的吧？）头也不回地一走了之。她仍在这儿，努力使自己美丽，减低恐慌不安之感。

她 18 岁那年离开了父亲的家（他是个邮局小职员），之后便一直都有性生活，也有了勇气，但缺乏美。她就和许多职业女性一样，和男人打了一辈子交道，一点也说不上是美，但她有的是浓得化不开的性感，全身对性反应敏锐，意识强烈，人也因而显得似乎很美。20 年过去了，她做了 11 个男人的情妇，个个都是名人，或是即将成为名人的人。

她有的是性生活，有的是勇气。但是——她向来没把自己的才华，绘画的才华，放在首位，总是顾及她同居的男人的事业。她这种大方忘我的精神可能是她性格中最美好的一面，但也使得她现在难以维生，至少是难以维持她一贯的生活方式。

离家之后，她已把自己的才华，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想象力奉献给了许许多多的男人，计有：一位绘画教师（她的初恋情人），两个演员（当时默默无闻，现已成名），一位编舞家，一位作家，另一位作家。之后，远渡大西洋前往欧洲，遇上了一位电影导演（意大利），一个演员（法国），一位作家（伦敦），汤姆·贝里教授（伦敦），杰克·波里斯，是位电影导演。她如此地奉献自己，对他们的工作如此关注，他们的成功。

谁能说不是和她有关的呢？（在那些黯淡的时刻，她不禁垂泪自问，心中愤恨难消。）

现在，她的同情心，她的魅力，穿衣和装饰的才华都无用武之地（穿衣和装饰虽然只是雕虫小技，算不了什么绘画天分，但她对别人的作品，仍有鉴赏能力），而她最有把握的烧菜本领，了得的床上功夫，也都派不上用场。

而她一旦走出这间公寓，也就是走出了拥有国际收入、国际声誉的世界。走出这里，去哪里呢？回父亲那儿？去父亲那间芝加哥公寓？不行。她现在唯一的希望是再找个成名的男人，像其他那些人一样光芒四射、同样成名的男人。未成名的天才，潜力未发的艺术家，她现在没时间等待。她目前等待的就是这个，这也是她为何仍住在这间公寓的原因，她需要有个基地。而这也是为何她如此痛恨自己的原因。此外，那也是她邀请佩姬·贝里前来的原因。首先，她要著这女人来给自己打气。这女人的职业（做人情妇）和她极相似，目前则嫁了个好丈夫。第二，她要向她求助。名份上，她仍是汤姆·贝里的“朋友”，但她知道不经由他太太同意而去找他会大大得罪了她。她想让佩姬去叫汤姆运用他的影响力，替她找份什么样的工作，以便搭上适当的人选。

门铃响了，她去应门，然后匆匆在棕色大椅上坐下，故意虚张声势的，毫不隐瞒。

她要求助的对象是她完全公开的前情夫的太太，但她并不想以降低自己的魅力来减轻事情的困难。走进门来的佩姬应是早已失去了原来的美丽。三年来和贝里教授的婚姻生活，已使她变得十分大方得体，样子仅是好看而已。当年离开开普顿前来欧洲当小演员时的那份猫样的圆滑性格已不复存在。她十分明智，为了这个生命中注定的男人，牺牲了自己的演戏生涯。

但当佩姬·贝里推了门进来，她那副样子，就像人们所说的，时光倒流了四年。如用细小、柔嫩、圆滚来形容茱莉，那佩姬就可说是像神话中的女妖。茱莉在椅子上挺直了身体，看到佩姬举起戴着戒指的雪白的手，在古铜色的脸颊上，把淡黄的头发往后拢了拢，睁着绿色的眼睛似笑非笑地瞟了她一眼。茱莉不由自主地叫道：“汤姆把你扔了！”

佩姬放声而笑，声音和茱莉的一样，是性感女性那种磁性的沙哑笑声，说道：“你是怎么猜到的！”她转了个身，臀部摆出模特儿的姿势，一头金发随之披在脸上，身上显露一件直筒筒的绿色棉质花衣，一切都得之于新近膨胀的身体之赐。过去三年来那健康克制的家庭主妇，一点影子都没有了。她和茱莉一样，又再度回到了性感这一面，摆出性感的姿态，且随之振荡。

她说：“我们两人给人抛了之后，样子都美好多了！”

现在，她对外表十分在意，她在黄色沙发上坐下来，很女性化的盘成一团，说道：“别一脸惊讶，给我一杯酒，况且，我是早就该看得出来会有此下场的吧？”这个问话的对象是谁，是她的同谋？不是。是共同受害人？也不是。艺工同行？对了。茱莉觉得这次会见佩姬的唯一潜伏敌意来自她和汤姆·贝里的婚姻关系，现在却已一扫而去了。

但她对这种同志之谊，仍未十分关怀。她皱着眉头从大椅上站起来，嘴中很不自然地叼着一支香烟。她记得皱眉头和口中香烟悬垂这两样动作是属于对男人无虑的女人的标记。

她当时的本能反应是别对佩姬说实话，因为虽然事过境迁，她现在仍不愿承认独自一人有多寂寞。她倒了两大杯白兰地，问道：“他为了谁弃你而去？”

佩姬说：“是我离开他的。”尽管她看到了茱莉不相信的眼神，仍睁着绿色的眼睛，紧紧望着她，迫她相信。

“别不相信，真的，是真的。当然，他身边一直都有女人，那也是他坚持要在文化区契西亚弄一个窝的原因……”茱莉听到这儿，脸上一定是露出了笑容，提醒佩姬她一直是如何的不承认他筑巢的目的。她总是说：“那是比利的书屋，在那儿，他可专心工作，不受家务事干扰。”佩姬浅浅地露出了一个诚实的微笑，但也显露了不耐烦，似乎说道：好吧，我当然也说了些谎，玩了点小把戏，谁不是这样？茱莉讨厌自己的表现，也想结束她这样默然无言地刻薄佩姬的态度，于是大声说：“好吧，佩姬，可是你确实是逼他娶你的。”说完，喝了三大口白兰地。杰克离去后那几个月，她喝了好多酒，但最近几个星期来，为了节食，她不得不禁酒，因此，喝得有点不习惯。她觉得有点晕，“我要是喝倒了，你也得跟着倒。”

“两个月来，我日日夜夜都喝得醉醺醺的，”佩姬答道，绿色的眼睛仍正视着她，“但如果想保持苗条，就不能喝酒。”

茱莉回到棕椅上，透过袅袅上升的蓝色烟雾看着佩姬，说道：“我整天

都醉醺醺的，有——一辈子了。可恶，但我没办法。”

佩姬说：“好吧，对，我们是了结了。问题是，不是别的女人的问题——我们要结婚时，两人彻底讨论过他的性格，但没讨论那些女人，而……”说到这儿，她注意到茱莉脸上酸酸的笑容，继续说，“彻底讨论他们的性格，这是我们份内的事，可不是？”这时，两人眼中都充满了泪水，但都强忍住了。两人之间，又去了一道隔膜。

佩姬说：“我是要来向你炫耀的，因为你那封信写得太夸张了。我嫁给汤姆后，一直显得又笨又平庸，我注意到你一直在照顾我，我要让你看全新的我！……天知道为什么人一旦和男人安顿下来，就会失去了性感。”

两人突然格格大笑，全身扭动，佩姬坐在那黄色的棉套沙发上，茱莉在闪耀的咖啡椅上。然而，她们也都强忍住了眼泪。

“不行，”茱莉说着坐直了身体，“我不要再哭了，不要！我已经不哭了，没道理。”

“那我们多喝点酒，”佩姬递过玻璃杯。

两人都已经颇有醉意了，两人差不多都是空着肚子喝的。

茱莉把两个杯子都倒了半满，问：“你真的离开了他？”

“真的。”

“那你该比我自己更加满意，我跟他斗，跟他闹，而现在想起来……”她喝了一大口白兰地，眼睛环视房间里贵重的布置，说，“可怕的是，我现在仍要靠他而生。”

“别。别哭，亲爱的，”佩姬说。白兰地使她发音不清，懒洋洋的。那一声“亲爱的”叫茱莉听得缩了缩。那个词儿，毫无意义，舞台上电影上用用无所谓，对演戏、演电影的人来说，还蛮可爱，但那离……不过一步之遥。

“别说了，”茱莉声调尖锐。佩姬张大了长型的绿色眼珠，样子十分“迷人”，然后又回复原样，恢复坦诚的本色，哈哈大笑。“我明白你的意思，”她说，“但，我们该面对现实，可不？我们并没过分脱离现实，对不？”

“对，”茱莉说，“我想通了。如果我们和他们结了婚，有了那张结婚证书，那，那我们就名正言顺向他们拿钱，作为一切，一切，一切的回报！”她低头抽泣。

“别说了，”佩姬说。但因为她们醉得口齿不清，听起来像是“便所了”。

“真的，”茱莉坐直了身体，抽抽嗒嗒。“真的，我从没向他们拿过钱，我是说，除了家用钱，买衣服的钱，我从没拿过钱，你呢？”佩姬不看她，她于是继续说：“好吧，我猜汤姆·贝里是你第一个收取和解费，或赡养费的男人，对不？那是因为你和他结了婚。”

“大概是吧，我叫自己不要拿，不过我还是拿了。”

“你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就因为有了张结婚证书？”

佩姬修长柔软的手指，转着酒杯，转了又转，最后终于点头说：“大概是吧。”

“对，那当然。还有，我们虽然对那结婚证书，都拿来当笑话取笑，但问题是，你结了婚，伸手拿钱就不会觉得像是娼妓。和那么多男人在一起，我每一次都得和自己争辩。我问自己，我替他们做了那么多——烧饭，家务，室内装潢，顾问，我该向他拿多少钱？一大笔！所以嘛，住在他这间公寓，花他的钱买衣服，我用不着感到难为情。可是我还是觉得不好意思。要是杰克娶了我，住在他这间见鬼的房子里，我就不会觉得自己是他见鬼的娼妓。”

她失声痛哭，之后，止住了哭声，深深吸了一口气，静静坐了一会儿，再深深吸一口气。然后站了起来，替自己和佩姬添了酒，坐回椅子上去。两人默默不语，最后茱莉问道：“你为什么离开他？”

“他娶我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我怀了孕……是真的，我知道你和其他的人怎么说，但我说的是真的。我月经停了三个月，然后病得很惨，他们说是小产。”

“他要小孩？”

“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不想要吗？”

“不想”

“那他是变了，他很想要。”

“杰克听到孩子就烦，听都不要听，但那婊子，他为了她而扔掉我的那一个……听说你们和他们很熟？”她指的是杰克和那个导致她遭抛弃的女孩子。

佩姬说：“杰克是汤姆的好朋友。”她实在不懂得拐弯。茱莉接口说：“对，对！”

杰克的每一个朋友——我都烧菜请他们，招待他们。可是你知道吗，他走了之后，没有一个人打过电话给我。他们都是他的朋友，不是我的。”

“就是。我离开汤姆之后，杰克和他的女友我都没见过。他们只去找汤姆。”

“我猜是汤姆有个女友怀了孕？”

“对，他告诉了我。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于是就照着做了。我说：好，你可以离婚。”

“那你至少保存了面子。”

佩姬把杯子倒过来，向里看，酒倾倒出来，流到黄色的棉布上。两个女人注视着橘红色的酒渍慢慢扩散，但都坐着不动，眼中带着审美的兴致。

“没有，我没有，”佩姬说：“因为我说：你可以离婚，但你得给我一大笔钱，否则我告你不忠，我有一千个证据。”

“多少钱？”

佩姬红了脸，喝了一大口白兰地，说：“每个月 40 镑的赡养费。对他来说，是一大笔，他只是个教书的，不是电影导演。”

“他付不起？”

“是啊，他说他得放弃他的书屋，我说：可惜。”

“那女的长得怎样？”

“27 岁。学艺术的学生。人漂亮，甜美，而且愚蠢。”

“可是她怀了孕。”

“对。”

“你没生过孩子？”

“没，但我堕过几次，也流掉了几个。”

两个女人坦诚相向，脸上都很哀凄。

“是啊，”茱莉说，“我拿掉了五次，其中一次还是那种老婆子做的，现在我什么措施都没用，但就不会怀孕……杰克的新女友，你觉得怎么样？”

“我喜欢她。”佩姬回答，带着歉意。

“她是个知识分子。”茱莉说，听起来像是说“滋事分子”。

“对”

“那么的聪明，学问又那么的好。”茱莉和她自己那善良的一面战斗了一番，结果战赢了，她说：“可是为什么？她虽很有魅力，但她的学生味那么重。她不过是个聪明乖巧的小女生，身穿聪明乖巧的衣服罢了。”

佩姬说：“别说了，别再说了。”

“好，”茱莉说。但她又加了一句，从痛苦的深渊中加了一句，“而她连菜都不会烧！”

佩姬哈哈大笑，身体抛向椅背，喝醉了的手溅出了更多白兰地。过了一会儿，茱莉也开始笑。

佩姬说：“我在想，那些太太或情妇，不晓得有多少在背后说我们：佩姬是这么的无味，茱莉做得那么明显。”

“我听得到她们在说：她们当然是很漂亮，当然很懂得穿衣服，菜烧得是好极了，我猜床上功夫也不错，可是他们得到了什么？”

“别说了，”佩姬说。

两个女人都醉了。天色晚了，房间里到处都是影子。白色的墙壁转成淡蓝色。闪亮的椅子，桌子，地毯，散放深深的暗光。

“要不要开灯？”

“还不要，”佩姬站起来自己去倒酒。她说：“希望她够理智，别随便辞了工作。”

“谁，杰克的红发贱妇？”

“还有谁？汤姆的女孩没问题，她真的是怀着孕。”

“没错，但我相信杰克一定会想尽办法叫她辞去工作。”

“对啊，就在我决定离开汤姆的时候——不让他先扔了我——你那杰克和她过来吃晚餐。杰克整晚抓住她那个专栏不放，攻得她体无完肤，他说那是左翼社会中的女主人的政治观，左翼概括式的论点，他说。”

“他讨厌我绘画，”茱莉说，“每一次我说要有个早上专心画画，他就嘲笑所谓的星期日画家。我总是先烧了早餐给他，然后才上画室作画，其实那只不过是闲空着的房间罢了。首先，他会对着楼上高声嚷些滑稽的笑话，然后，他会上来嚷肚子饿。我要不下楼去烧东西，他就要求做爱。我们接着就谈他的工作，谈他那些见鬼的影片，谈一整天，半个晚上……”茱莉的声音变成了哭声，“实在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太不公平了……我不是说我会成为大画家，但起码我可能会有点点小成就，我自己的一点小成就……但他们那些人，不是取笑我，就是敷衍……个个都一样，这样或那样的。而最后我当然都得让步，总有些东西更值得关心……”

佩姬低垂在椅子上，半睡半醒的，她坐直了身体，说：“茱莉，别讲了，有什么用？”

“可是我说的是真的，我花了 20 年的生命，每天 18 小时支撑一些男人，实现他们的野心，你说，那不是真的吗？”

“是真的，不过别说了，那是我们自己选的。”

“对，要是红头发的贱女人放弃自己的工作的话，她会自食其果。”

“她会像我们现在这样。”

“但杰克说他会娶她。”

“汤姆娶了我了。”

“他是被那聪明的小红头给迷住了，给那些聪明的政治言论迷住了。但他现在想尽办法不让她写专栏。也不是说那会对国家有什么损失，但她最好

小心点，真的，她最好……”茱莉的酒杯摇过来晃过去，催眠自己的眼睛。

“这也是我来看你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你不是来看新生的我？”

“一样的”

“怎么说。”

“你有多少钱？”

“一点都没有。”

“这间屋子租约有多长？”茱莉举起一只手，张开手指。“五年？那把租约给卖了。”

“啊，不行。”

“当然行，你可拿到两千镑左右，我猜。我们可以去找个便宜一点的公寓。”

“我们？”

“我每个月有 40 镑。那就……”

“那就怎么样？”茱莉差不多全身躺在大椅上，白色花边衬衫撩起，在胸前挤成一堆，棕色的紧身裤头上露出了一小截古铜色的腰际。她手上拿着酒杯举在眼前，摇来摇去，眼睛注视着杯子中琥珀颜色的液体。白兰地时而溅到她肚子上，她格格傻笑。

佩姬说：“我们要不采取点行动，我只好回奥史隆父母家，他们是养鸵鸟的。我当时聪明，逃家出走。演戏嘛，我是绝对没指望了，所以啊，我只有回去，去甘蔗丛和鸵鸟堆中安度余年。你呢，去哪里？”

“彼此，彼此，”茱莉歪扭着柔软的棕色脖子，让白兰地一滴滴，滴进嘴里。

“我们来开间服装店。我们两人真正内行的，就是穿衣服了。”

“好主意。”

“你喜欢哪个城市？”

“我喜欢巴黎。”

“巴黎我们无法立脚。”

“无法，无法立……罗马怎么样？在罗马我有三个旧情人。”

“出了问题，他们也不会帮上什么忙。”

“一点都帮不上。”

“最好是不要离开伦敦。”

“最好别离开伦敦。再来一杯？”

“好”

“我我去去倒。”

“下一次，没有结婚证书，我们不要上床。”

“说说得对。”

“可是不合我的原则，讨讨价还价。”

“啊，是啊，是啊。”

“没没错。”

“或许我们该该来个同同性恋，你说怎么样？”

佩姬站起来，举步困难。她走到茱莉身边，伸手在茱莉赤裸的腰上摸了摸，说：“你有什么感觉吗？”

“没有”

“我我自己是喜欢男人，”佩姬说，走向她的沙发，一屁股坐下，酒泼了满地。

“我也是，那对我们好好多了。”

“下一次，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的工作，守住服装店。”

“是斯斯……”

两人都不作声。佩姬站起来，集中精神。她充满了热心和诚挚。“听好了，”她说，“唉，该死，听听好了，那是我一直想说的，我是真心的。”

“我也是。”

“不，不要，不要——有男男人出现，就放弃，要命，我醉了。我是说真的……不行，茱莉，我们除非事事先同意，否则我我不要开服装店。我们必须同意，说好了，否则，否则你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佩姬冲出最后一句，然后坐回去，很满意。

茱莉坐起来，迫切地，想控制自己的舌头，“但……我们……两人的专长是支撑什么混蛋天才，天才。”

“不再是了，哦，不再是了。你得答应我，茱莉，答应我，否则……”

“好吧，我答应。”

“好。”

“可爱的白兰地，可爱可爱可爱的墨兰地。”

“可爱的白兰地……”